

电影《还有明天》是今年三八妇女节开始,在长沙各大院线上映的女性题材影片,导演加主演宝拉·柯特莱西居然把家暴、婚恋、选举这样的严肃题材打包拍成了一部喜剧片,让观众笑着就把泪也流了。

1946年“二战”后的意大利,女性地位依旧低下。家庭主妇迪莉娅,每天在丈夫伊万诺的暴虐下,在照料老人和孩子的琐碎中艰难生存,而女儿玛塞拉的婚事更让她忧心不已。某天,迪莉娅意外收到一封神秘信件……网上有观众评论说“与其说它是一部喜剧片,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悬疑片呢”,我读来不禁会心一笑,我想她(或她)观影时一定是和我一样没做任何“功课”就进了影院。电影一开始的场景是清晨的卧室,有一缕阳光打在被褥上。黑白画面的呈现本是我没想到的,而女主迪莉娅对丈夫说的那一声“早上好,伊万诺”,得到的回应居然是她丈夫抬手给的一巴掌,又让我震惊了。但女主迪莉娅没说一句话,转身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梳子梳头,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唯一的情绪表达不过是穿鞋子时使劲蹬了一下地板,让我再次惊讶于她的“处变不惊”。

我特别欣赏迪莉娅从家里出来时,就如同一个女战士的样子。齐膝连衣裙套一件针织开衫,平底鞋,一个小手袋加一个网兜,大步流星走在街上,或是购物,或是打零工,甚至偶尔也会站在初恋尼诺的店门前叙叙旧。“你就是不会停下来吗?你小时候也是这样,总是匆匆忙忙地跑开。”“其实逃跑的是你,对吧?”“那我们现在一起跑吧?”迪莉娅只是笑着回应:“换个话题吧。”她不会跑的,她固执地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,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
但女儿玛塞拉并不认同妈妈们的观点,她甚至希望她妈妈用逃离终结苦难,“你为什么不开?”“我该去哪里?”迪莉娅反问女儿。“我能去哪里?”一个人的时候她把收到的那封信找出来看了看,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。迪莉娅被家务、暴力和贫困缠绕,却始终沉默。甚至在邻居指责伊万诺“一直就是个混球”时,她还用“他经历过两场战争”为丈夫开脱。伊万诺的暴力被包裹在滑稽的歌舞中,施虐过程被隐去,取而代之的是紧闭的房门、女儿惊恐的眼神,以及迪莉娅淤青的嘴角。

当玛塞拉又一次看见妈妈擦掉血迹继续做饭时,她终于没忍住,从同情到指责:“你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?你不觉得羞耻吗?看看,你就像一块脚垫,一无是处,一文不值。”玛塞拉说完就摔门而出,这不管不顾的一番话如连珠炮射向迪莉亚,想必内心也伤得不轻吧?其实她把妻子、儿媳、妈妈三个身份都做好了,只是没有自我。一个人的时候她又面壁思过,从垃圾桶捡回了被揉作一团的那封信——选票。

迪莉娅在婚姻里弄得伤痕累累,还真应了“久病成良医”那句话,她不经意听到未来女婿对女儿说出“你是我的”“你只能为我化妆”从明天开始你就只能素颜”的话,并看到他貌似亲昵地用手指擦掉玛塞拉嘴唇上的口红时,她从当下的美好里嗅到了潜伏的家暴气息。这次她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——迪莉娅暗中请那位美国军人炸毁了未来女婿的酒馆(我希望这只是喜剧元素的需要),导致婚约解除,她不要女儿重复自己的生活。

那个早晨,迪莉娅把原本计划购婚纱的钱放在女儿的枕头边:“有了钱你就可以继续上学了。”那个早晨,玛塞拉最终将选票送到母亲手中。母女的和解,也是互相的成全。迪莉娅的“明天”不仅是1946年的投票日,更是所有女性对平等与尊严的永恒期许。

影片提醒我们,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逃离现实,而是在认清现实后,仍满怀热爱与期待去建构生活,无论是投下一张选票,还是发出一声呐喊——我的生活,我来选择!



今年春早,清明时节,鹅洲岛的油菜花已灿若云霞,正是观赏的好时节。

鹅洲岛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境内,湘江之中。离住处不远,下楼开车,说走就走。不过二十分钟车程,去的路上,车辆稀疏,本以为观者寥寥,到了近处,入洲的道路两旁人车稠密,远处的停车场更是密密匝匝停满了车。

这座悬在湘江中央的翡翠岛屿,将千年光阴轻轻系在腰间。据说春秋时期,越国著名谋士范蠡携西施经洞庭,越荆楚,泛舟至此,见百鹅戏水,遂取名“鹅洲岛”。百鹅戏水的场景已不复见,但现在的鹅洲岛别有一番韵味。当车轮刚碾过江堤,整座岛便浮在金黄色的酒酿里。岛上油菜花竞相开放,就像青帝打翻太阳的熔金炉,金汁漫过,将白杨树的踝骨浸在蜜色汪洋中。三月的风裹挟着花粉撞碎车窗,甜香混着湿润的泥土气涌进车厢,恍若春日酿造的浓醇醇香的美酒倾倒在眼前。农舍白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,恰似遗落的首饰匣里未及收拾的玛瑙,被亿万朵鎏金铃铛簇拥着,摇响整片江天的春日宣言。

车子缓缓驶入洲心腹地,才在临时开辟的停车场找到一个车位。顺着天然的上路,沿着洲边行走,和煦的江风掠过耳际竟有了绸缎质地,将蓝天上的云絮裁剪成散落的诗笺。游人们散作彩色的星子,沉浮在这片金色海洋里——姑娘们碎花裙角刚沾上花粉,乌发间已栖满偷香的粉蝶。孩童们

## 食春记

汤馨敏

“妈妈今天给我送饺子吧!求求你了!”早上出门时,女儿桔子对我说。

中午,校门口,她一路小跑过来,得知真的送了饺子,竟跳起来。盒子里躺着九个饺子,有三种口味,分别是韭菜、香椿和荠菜馅,她说,她吃出了遥远大地上弥漫的春天的味道。

刚进入三月,我就在包饺子。包各种各样的饺子。桔子爱吃饺子,但超市的速冻饺子肉馅太肥,不适合舞蹈生,于是我对饺子改良,将猪肉馅变成牛肉馅,将各种可有可无的调味品全都去掉,只留下香油、生抽、葱花和姜末,为改变牛肉偏硬的口感,调馅的时候加鸡蛋和水。

包饺子很容易上瘾。3月初的一天,我买到今年最早的一把特别鲜嫩的荠菜,这荠菜鲜嫩到实在不忍心心随便便把它吃掉,于是我想:我要把它储存得久一些,最好是留到酷热的夏天去。当时只想包点荠菜饺子,包着包着就打不住了,先后又包了香椿饺子、茴香饺子、韭菜饺子,胡萝卜大白菜饺子、蚕豆酸笋饺子、金雀花饺子、茉莉花饺子、玫瑰花饺子……在中规中矩的品种之外,我随心所欲各种发明创造,包出了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饺子。

那会,我每天忙着买不同的春

# 鹅洲岛春醪

蒋华

追逐着纸鸢在花海穿梭。靠近江边的芦苇里,游鱼自在穿梭,孩童将手伸到它们腹部,它们也不惊不惧,摆摆尾巴,钻进芦苇丛中。退回去二十余年,这里还有撑船摆渡的船工,他们手中的竹篙就是全部的生活,将生命流逝在江水里。现在,江边还有人在划船,但他们已经不是为了生活,而是休闲。船桨划动,惊起的水纹将白杨倒影揉皱,碎成满江跳动的翡翠。

在岛上,碰到朋友一家,两处并作一处,支上帐篷,放上凳子,摆上吃食,尽享江风花海,虽没有把酒临风,但美景醉人,依然是其喜洋洋者矣。

时至正午,日光在花穗间起舞,不远处,白鸢掠过江面的弧线也沾了醉意,翅尖洒落的水珠串成瓔珞,坠入翻涌的花浪里。农舍青瓦上栖着的鸟雀不知何故突然惊起,在天空写下形如怀素的草书。本已经摆了无数造型、拍了许多照片的妻子,兴致再起,在油菜花海中又拍下更多照片。

人群中,一对老年夫妇引人注目。男子腿脚不便,拄杖而行,步履蹒跚;女子发丝半白,面容略显病态,颈间系一条粉色丝巾。

男子乐呵呵地“指挥”妻子摆姿势,“头往左偏一点,丝巾扬起来。”“腰弯一点,笑一笑。”

春天,买牛肉剁馅,买饺子皮……那会,我和桔子每次吃饺子就像开盲盒,吃到啥馅全看各自的运气,那是一段宁静和愉快的日子。

春雨绵绵地下着,我坐在窗前安静地包着饺子,屋里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音乐。这光景,让我想起春天的长沙,那时我和桔子去梅园捡了很多地木耳回来,那天的整个下午,我都坐在窗前的阳光里,慢慢清洗那些暗绿色的云朵,反复换水,去掉杂质,这是缓慢又安静的劳作。一想到它们刚刚来自春天的大地上,就觉得应该要珍重对待。那个下午的清洗,换来晚上的一碗地木耳炒肉末,秒光。

春天的时候,我会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断片的状态。包饺子的时候,捡拾和清洗地木耳的时候,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的时候,掀起屁股在园子里种花的时候……这些时候,我感觉不到累,只有顺着季节的呼应带来的沁人心脾的舒服。这是劳作,也是休憩;是放松,也是疗愈。桔子也喜欢这种感觉。有时她会请求留几个饺子给她放学回来包。一个在学校里学了一天文化和专业的娃,蒿秧子一样回到家,风卷残云吃过饭,卷起袖子兴高采烈地包起饺子来,一边包一边快活地哼起了歌——也算是

一种回血吧。

饶是辛苦,他仍旁若无人地为妻子拍照。在他眼中,满岛的花海不过是陪衬,他的妻子才是最美的风景。起初,有人尚在笑话女子的“闻花、扬巾、剪刀手”三式,但见男子如此用心,皆转为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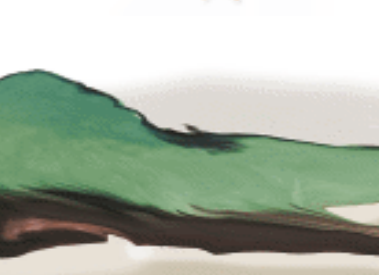
我未上前询问,仅在目光交汇时,报以真诚一笑。从他们身上,我感受到了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的豁达与温暖。

时光易逝,暮色自芦苇荡深处漫起,鹅洲岛化作镀金的八音盒。江面如碧琉璃,碎着粼粼金斑,水色泛起细密的褶皱,倒映的青山在涟漪里慢慢浮沉,一时间,分不清是山影逐浪还是浪花攀峰。当年范蠡望见百鹅戏水的刹那,是否也曾被这样的黄昏击中?

倚着车头,我们看暮色浸透花田,看最后一缕夕照如何把云絮熔成蜜色绸带。对岸华灯初上,岛上人家点亮零星灯火,在夜风里续写未竟的春谣。江风拂地,花浪叠涌,碎金般朝江岸推进,恍若两千年前范蠡抛洒的玉璧,仍在碧波间浮沉明灭。

当鹅洲岛在反光镜中慢慢后退,耳畔仿似仍在回响花穗碰出的细碎私语。人虽然离开了,鹅洲岛却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迹。衣角的淡黄、鬓角的香气,还有心里的眷恋。这满岛春醪,等着下一个踏春的旅人,车轮碾过江堤的瞬间,就已经撞开了岁月的封泥,释放出春天的醇香。

大美长沙



本版插图 吴志立

春天不仅可闻,可赏,还可触,可食。食春,在我们家是有传统的。桔子进舞校之前的每个春天,我们娘俩的周末,基本上都在田间地头挖野菜。桔子拔的笋子、采的水茄子,经过处理后冻在冰箱里,可以吃上大半年。现在在广州,没法享受采野菜的快乐,但是,我们可以吃野菜,广州快捷的物流带来各种新鲜物,比如桔子在长沙老家经常拔的野笋和荠菜,在这边的购物平台上很容易买到。荠菜焯水后拧干切碎,可炒蛋,凉拌,包饺子馄饨。野笋是炒菜主力军,炒啥都能放。香椿煎蛋和凉拌豆腐很好吃。蚕豆剥皮焯水后,可炒肉炒蛋,炒韭菜酸菜,炒万物。还有香甜的金雀花,煎蛋是一绝。

这一阵子,给桔子送饭几乎都是各种各样的春菜。每天打开饭盒,都有或多或少的惊喜在等待着她。把春天层层包裹,吃进肚子里,让那盎然的春意在体内安营扎寨,长成身体的一个部分,是我们家拥抱春天的方式。

不写了,汤厨师准备试验用槐花和榆钱来包饺子,祝我成功吧。春日短暂,好好享受。



## 春染湘江

朱鹏飞

四月春风送我到桥下,我与春风相伴到江边。

这是湘府路桥下的滩涂,我曾多次从李自健美术馆翻过湘江河堤来到这里。几场春雨已将枯黄的草地刷成了绿茵一片,不动声色地把春天的帷幕从江水中拉上了河滩。

青青河边草,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,萌萌的,孱弱不谙世事的模样令人怜爱。我想拍几张照片,发个朋友圈,赢得些赞许。转念一想,放弃了。或许小草根本不屑这种虚名,更乐意在阳光下静静生长,在风里私语、在春日中欢乐。这感动了我,蹲下身子,用手撩拨它们,与它们亲昵。

湘江缓缓向北流淌,带着悠然的节奏,仿佛在低声吟唱春天的旋律。春风轻轻吹拂下,通透碧绿的江面如温文尔雅的少妇,拖曳着天蓝色纱裙,轻盈而飘逸。我用辛弃疾的词来应景:我见“湘江”多妩媚,料“湘江”见我应如是。

宽阔浩渺的江面,一艘货船满载着货物而行。船身斑驳,是江水侵蚀过的岁月痕迹。沉稳的航姿,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厚重与责任。货轮吃水颇深,如一把巨大的犁,犁出一道长长的水痕,翻转的浪花如碎玉般飞溅。

多么熟悉的场景,似曾相识。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父亲犁田的事来。浅水田里,犁铧过去,褐色泥土带着紫云英如波浪般向后翻滚。被整齐翻开的泥土,一层又一层,发出特有的芬芳。

那时,我上初中,家里喂养着一头黄牛。开春一打开牛厩,黄牛一阵子哞哞叫声,将小小的山冲震动起来,然后是一路飞奔。身强力壮的父亲跟在黄牛后面,乐得呵呵笑:“犁田啦!插秧啦!犁田啦!插秧啦!”

黄牛欢蹦乱跳一阵后,便是优哉游哉地吃草。一个上午,肚子鼓起来了,便躺卧在田里晒太阳,暖和和的。

午后,父亲扛着锋利如刀的犁,沿着蜿蜒的田埂走向那片责任田。田里长满了紫云英,是绿肥作物,紫白相间的花瓣肆意绽放。

高大的父亲,劳累了一天,回到家里装一大碗饭菜,独自跑到室外枣树下吃饭。母亲就和我唠叨:“你爸爸说,农村伢子要个头高点,犁耙水响,样样能干,责任田才能有好收成。我和他说‘各人都有一碗露水草’,不要操心太早。牛改变不了背犁的命运,人能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。农村这条路,不一定适合你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你还是要读好你的书。”

我身高遗传了母亲,不高。看到犁、耙、打稻机这些沉重的农具,心就发怵,我哪还敢学父亲用牛去犁田呢!父亲这个“草莽英雄”眼中,农村广阔天地里,我这株柔弱小草的生存空间却被挤压了。难以接班“犁耙水响”,他看不到希望,心情不安。还好,改革开放的春风持续吹拂。我换了条赛道,来省城读书了。

江面又一艘货船接踵而来,踏浪前行。犁开的江面下,是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底色。春天来了,我知道该干点什么了。

# 橘洲春意二则

文苑



责编/任波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李乐



张文凡

## 春笋

力量从来就在料峭春寒中蓄势待发。你渴盼一缕缕东南风热吻、一阵阵滚雷的召唤,还有那一场场春雨的滋润。

仿佛神也要助你一臂之力,一夜之间,你竟破土而出,旋即扶摇直上。倏地成了一杆崇高的敬仰。

缘由幻化成谜底,终被实词揭开,矗立为一道砥砺前行风景。

## 油菜花

用热烈这词儿披在你身上,逗乐的不只是童心和城里人的目光。无论是辽阔成茫茫一片,还是孤零零的一小棵,你的雍容大气,总是一览无余。

金灿灿,打造你辉煌的底色。金贵的,不单是花朵,还有油品。

争做爱党爱国、自立自强、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